芝峯集 八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采薪雜錄

天以生爲德以自然爲道人能體天而以生爲德則天德也以自然爲道則天道也總而言之則誠也故誠則聖矣聖則天矣

言者所以設教也學者因言以見道道得則無事於言矣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與天爲一故能不言而教

士君子生世動作云爲無非事者惟學道而有得於心者最是大事能了此大事者古今有幾人哉

學者將以求道也故爲學非難聞道爲難聞道非難信道爲難信道非難得道爲難得道非難守道爲難守道非難成道爲難苟非知道者孰知其難若此能知其所以難則斯無難矣

萬物皆生成於天地天生之地成之而天地未嘗責報於物物未嘗歸功於天地此天地之所以大也惟聖人能法天地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至於不識不知帝力何有則眞同天地矣

人生天地間抱負極大雖有伊周事業孔孟學問皆不過本分內事或者竊竊焉自以爲多豈非淺且小

哉

易言洗心盡性孟言存心養性愚謂洗心盡性聖者事也存心養性學者事也存心以至洗心養性以至盡性則學之能事畢矣

論語曰有若無實若虛愚謂有若無者有而無無而有實若虛者實而虛虛而實此顔子所以如愚也虛無二字見於經傳中者如此與老莊之旨不同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夫學則為人仕則為己此所以今不及古也

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故君子鑑於止水而
不鑑於烈火以其明在內也
天地主育萬物者也而地不能自生生之者天也天
不能自成成之者地也天地之生成乃陰陽動靜之
為也
學以聖賢為的而今學者自視太卑斷然以聖賢為
不可學是甘為小人而不甘為聖賢豈所謂學哉
揚雄言學者所以脩性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惟
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
假脩愚謂脩性改作循性則可矣中庸所謂率性乃

循性之謂也

人各有所當爲之事在己性分內不假外求而早夜孜孜惟務餘事雖盡一生之力畢竟無補於身心而濩同流俗爲虛生夢死之人哀哉

跡隱非難心隱爲難山林非高朝市爲高所謂至人者跡乎俗而心乎隱者也

知其性則能知天盡其性則能盡道盡道者合乎道知天者合乎天

一者誠也主一者誠之者也

邵康節曰天火無體之火也地火有體之火也愚謂

火本無體體之者物也天火地火其無體則一也
人之生也受天地之性以為性禀天地之氣以為氣
故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古人謂自欺其心者所以欺
天地可不懼哉
憂之者不若樂之者樂之者不若忘之者然以樂忘
憂猶有所係不若憂樂之兩忘
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盖以其出於自然故
曰天愚謂天者無妄之謂目無妄視耳無妄聽心無
妄思身無妄動則雖人亦天也反是者違天而入於
禽獸矣

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愚謂學以存養爲要學而不養猶不學也養而不存猶不養也夫養之而不存亦其省察之功有所未至故也

天即理也六經中言天者大抵以理而言性曰天性命曰天命位曰天位爵曰天爵民曰天民工曰天工以至事事物物無一不係於天故古昔帝王法天而行道奉天而行事敬之而不敢忽體之而不敢違天人相與之際可謂至矣後世不明此理乃以天爲高遠慢天而不省背天而不顧則天與人遂分而二矣

世之爲士者讀聖賢書不啻熟於耳口而顧於身心

上不曾體認踐履故往往從俗浮沉只取利祿以言
其志節則歸如以言其政術則蔑如終不免爲庸人
而已寧不愧乎

天主動地主靜人主動與靜故天不能兼地地不能
兼天能兼之者人也

人以生爲貴以死爲諱然死而不朽謂之不死死而
不死則反貴於生

寡慾以至於無慾存養之至也閑邪以至於無邪省
察之至也

物亦我也我亦物也故聖人無我能無我則無物

簡以制煩靜以制動二者乃處事應物之要也○
張子曰清為異物和為徇物愚按此指夷惠而言異
物不同於物也徇物不違於物也然不念舊惡則非
絕物也直道三黜則非徇物也
坎陽入陰中有陷之象離陰居陽內有麗之象
天地有形故有盡道無形故無盡
性者人所固有雖聖人亦無所增加唯盡其在己者
而已故曰率性之謂道道外無性性外無道道即性
性即道也
學而有得然後能樂非樂不足謂學○

朱子曰動而常止靜而常覺愚謂動常止動中靜也靜常覺靜中動也聖人之心無動靜一也

恥之於人大矣有恥則有所不爲無恥則無所不爲

天之自然謂之天道體道自然謂之聖人故觀乎天道可以見聖人觀乎聖人可以見天道

道本無形形之者天地也然道在天地而天地不能自行行之者人也行之而能盡三才之道者其唯聖人乎

重義者重內重利者重外外重則內輕內重則外輕自然之勢也

火生於無故無質水生於有故有質無質者陽也屬於天故其性喜上有質者陰也屬於地故其性喜下

傳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夫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曾窮萬物之理者不予萬物于一身

以物觀物而不役於物則吟詠在物而不在我所謂思無邪者也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伊傅是已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物孔子是已

黃勉齋曰今人於身體衣服切切求過人而心上卻全不理會愚謂心內也身體衣服外也人之輕內重

外如此何不思之甚也

朱子曰中年以後爲學亦須愛惜精神愚謂愛惜精神亦所以爲學也

鬼神造化之迹也造化難見而鬼神易見於寒暑之往來人物之死生其迹可見

生必有死盛必有衰理也能知此理則知禍福得失之相因如寒暑晝夜之相代不可以巧避不可以妄求一聽於天而已有何欣戚於其間哉

人有才者須是含蓄得深深則不露淺則露惟含蓄不露者可以當大事

心不異口口不異心者君子之常也唯存諸心不出諸口最爲有味能味此味者亦鮮矣

無心過者無愧於天無口過者無愧於人無愧於天人則可以無歉於死生

學者涵養之功不但於言動上見之雖夢寐間亦可以卜之先正言夢寐顚倒即是操存不固若操存得定則寐時嘗與覺時同矣

先儒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愚謂一言而爲法於天下後世者有德之言也若徒文而已者傳之亦可不傳亦可爲足道哉

讀書所以明理理之所蘊有非文字言語所能盡者唯用力於文字之外而有所自得然後可謂善學矣

所謂不言而信非無言也不動而敬非無動也信而後言猶不言也動而常靜猶不動也

公於己者公於人公於人者公於物是之謂大公廓然與天地一矣

范純夫女謂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愚謂心之出入以心之走作而言此女但知血肉有形之心而不識神明不測者之為心渠自不識心爲足以知孟子哉

揚子曰潛心于淵神不外也愚謂此言雖係修養家事足為學者存心之法古人云真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亦此意也

邵子曰觀物者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愚謂聖人之心本備萬物而無一物夫惟無物乃能見物蓋逐物者蔽於物而虛心者足以燭物故也

凡人之心即天也心之神即天之神也蓋心者身之主神者心之主如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又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己故君子事心如事天存心以

存神也
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者夫勇與廉見於外貪與怯存諸内少之時其中非不貪且怯也血氣方剛有以御乎外故怯變而勇貪變而廉及其氣衰志不能帥氣則勇者怯廉者貪人見其外不見其内故疑其前勇而後怯昔廉而今貪實不然也若以義理爲養者豈有老少之變哉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愚謂察者不明故必歸於暗權者不正故必至於譎暗者明之反譎者正之反

古者養民唯恐不足今者取民唯恐不足夫養者不
取取者不養養而不取者民實而國治取而不養者
民散而國亂

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愚謂今之人用則時
多善人是變於善者也不善之人用則時多不善人是
變於不善者也況變而之善者難變而之不善易爲人
上者用舍可不審哉

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國家利謀之君子之用心也
國家之利無謀也而利一身則謀之小人之用心也
夫利其身者不利於國利其國者無利於身然利其

身者不顧國家之成敗而其國喪亡身且不保則為利小矣利其國者不念一身之利害而其國治安身亦與享則為利大矣是故君子不以利為利

朝聞道夕死可矣古者敎不躐等道在於行故非幾於道者不可以得聞聞其道者即得其道者也如曾子聞一貫之道子貢聞性與天道是已若後世以口耳為學者雖或聞道實無所得此為浪生死為虛死吾未知其可也

心是活物而循乎天理則活潑潑於人欲則死死則不活活則不死

邵子曰人之爲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愚謂鬼神不能窺處中庸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

學以得道爲至學而未至則守學以死學而至道則守道以死故文中子云學者沒身而已

水鏡之爲物湛然虛明無心照物而物自來照常定常應故君子象之

易以變易爲主故無體神以有無爲體故無方

咸爲無心之感兌爲不言之說無心之感感之至也不言之說說之至也

古人曰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

敗三可惜愚謂不力於學故有玩日之患不明於學故有喪身之辱二者皆不學之過也

乾爲萬物之父坤爲萬物之母故天地者人之父母父母者人之天地人之身即天地父母之身也自敬其身者謂之敬天地父母自慢其身者謂之慢天地父母人能敬其身而不敢自慢則可謂能孝矣

食爲民天民爲君天天者所仰而生者也故民去食則必死君棄民則必亡以其無天故也

學不貴博而貴於不雜文不貴奇而貴於不凡故務博者不博尚奇者不奇

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註腔子猶軀殼也退溪先生云皮甲之內通謂之腔子愚按腔子乃三焦包含腸胃之統司也所謂心要在腔子裏是已謂之軀殼則未免太泛

觀萬物之生意則可以見天地生物之心仆物之心仁也人能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則仁矣

程子曰敬勝百邪愚謂人能主敬則羣邪自退所謂不戰而勝也

為學在勤勤則得之不勤則不得然亦性近者得之易也

程子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愚謂孟子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數語最可體認孟子天資超邁而其功夫切着如此學者所當用力處也

人能一日有一日工夫一月有一月工夫則自然漸進矣

非天地無以見易非易無以見聖人

儒者之言通而實老子之言高而精釋氏之言大而夸世之人有厭吾道而不爲見二氏而慕之此與棄其粱肉而嗜遐方異味者無異不亦惑乎

人生四十爲彊彊非獨血氣之彊而已血氣方彊則

心志亦彊故君子至是所守堅定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此也

五十始衰蓋人之從壯得衰從衰得老順也君子安時處順故樂而忘憂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孔子之五十知天命者此也

道書有云身不動精自固心不動氣自定意不動神自靈愚謂此可為吾儒靜坐之法然其機在眼制其心者必先制眼故君子非禮勿視

學貴習習則熟不習則生學者之涵養省察所以習也積而至於義精仁熟其效也大抵人之善惡皆在

乎習習於善者爲善人習於惡者爲惡人故曰習慣
如自然

道在於民生日用之間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飮卽
道也外此而言道者非矣莊子所謂道在屎尿雖粗
說亦有見乎此也

以己之知爲知以己之見爲見者衆人也唯君子不
以己知爲知而以天下之知爲知不以己見爲見而
以天下之見爲見故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知無
所不見以其無私故也

韓子曰神不注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

也以此言之人之得其身者蓋寡矣況心爲一身之主宰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失其心而能得其身者未之有也可不謹哉

造化一於靜故能發育萬物而不息人心一於靜則亦能酬應萬變而不窮是故君子爲學以靜爲本

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愚謂因孟子之言而究孔顔之樂則其所以樂者亦庶幾可見

夫學如射射者志於鵠者也苟志於鵠雖不中不遠矣故學莫先於立志志莫貴於所尚

古人曰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

者無憂無慮日日豐年愚謂顔子之樂盖其心田熟
也
傳曰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先儒云須要理會氣象所
謂氣象者於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不惟君
子小人分於此亦貴賤壽夭所由定也
海瑞曰寧為天下第一等人毋徒為天下第一品官
此言最好為士者以此自礪則不落第二等矣
目前之計莫如種學身後之計莫如種德
古人曰逆境所以鍛錬乎人也鍛錬愈精成色愈足
愚謂逆境者天之所以玉人于成也虞舜遇之為大

孝周公遇逆之為大忠況下焉者乎人能無以逆境為逆則善矣

杜夷曰玉以石辨白以黑昭故醜好相形愚謂小人之惡君子以其辨於己也

楊升庵曰莊子語暗合中庸尸居而龍見不見而章也淵默而雷聲不動而變也愚亦謂尸居龍見莫見乎隱也淵默雷聲莫顯乎微也

寂然不動者謂之性其發動者謂之情心則貫動靜而為之主宰故曰心統性情

以身體道者大以身體天者聖體道者能體天體天

者能體物

黃山谷曰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愚謂士不可一日無此心士而無此心則為富貴利達所動而必不能輕為去就然則有此心者仕而隱者也無此心者隱而仕者也

存心明理者聖學之旨也煉心合道者道家之要也即心見性者釋門之證也三者皆以心為主而作用不同世人乃欲一之妄謂三教同源豈不謬甚矣哉

愚於久病中屛去書籍無以自遣乃取平日所會於心上者寫作一編命曰采薪雜錄用備觀省噫

愚本蒙學自年十五粗聞格致之方而悠悠至老了無實得非敢妄有論著以犯不韙之戒惟欲以是求正於知道者而已

附

鄭副學公書芝峰稿後

余自未髯時從潤卿遊今白首矣其知之蓋不為不深矣其為人溫潤而簡重和易而有制深嘿自守不喜交遊為文章精鍊典雅不為險棘語尤長於詩自然有人不可及處及讀是稿則又知潤卿之所用力不專在於詞華而恨平日自謂相知之深者乃淺之為知潤卿也雖然今世之不知潤卿者皆是奚獨老昏耶潤卿之學專於為己不求人知真所謂惡其文之著者人之不知也宜矣此足

以見潤卿之所存矣吁其可敬也獨其中數段語未免傷於太高故謹以淺見識其下而歸之蓋麗澤之義有疑相講乃退之所謂不有益於高明則有益於僕者潤卿其必有以復之矣天啓三年七月日書

與鄭副學采薪錄評

拙稿采薪錄乃雜記見聞故語未免踳駁今蒙来喻就加刪改第其中有一二宜復者敢以是求正倘再見教幸甚

一跡隱非難心隱爲難山林非高城市爲高所謂至

人者跡乎俗而心乎隱者也

来喻曰非不是也然猶有老莊氣味所謂跡乎俗
即和光同塵一般

愚見世間一種人托名山林而心與跡異厚誣一
時竊嘗痛惡闖古之人有身處寰中而意超物外
者以此較彼豈不可謂至人哉是蓋有激而云非
學問上說耳来喻乃謂有老莊氣味恐非鄙生本
意也

一憂之者不若樂之者樂之者不若忘之者故以樂
忘憂猶有所係不若憂樂之兩忘

來喻曰何故愛說忘字轉入無形影處去耶恐不
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
愚聞孔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明道先生定性
書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
澄然無事矣然則忘字非愚創說也明道先生又
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
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然則聖人
之於憂樂亦當如此矣大學曰心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是也孔子所謂樂
以忘憂但言其好學之篤耳大抵憂樂二者不可

留着心胸苟有所偏係則必乖中和之道故曰不
若憂樂之兩忘來喻乃謂轉入無形影處去不審
如何
一人亦我也我亦人也故聖人無我物亦人也人亦
物也故聖人無物能無我則無物
來喻曰說得太高未免有病陳經正云我見天地
萬物本吾一體不復知我身之所爲我矣伊川荅
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聖賢之言平易懇實不如
此莽蕩無交涉也
愚謂此言聖人大公之道故爲說如此非愚說得

高乃聖人之道高故也伊川荅陳經正之問只是
對學者言耳嘗聞程子之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
爲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邵康節曰
不我物則能物物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廓然而
大公本無物我之有間故愚所云云欲以明夫聖
人大公無私之理而已

一朱子曰動而常止靜而常覺愚謂動常止動中靜
也靜常覺靜中動也聖人之心無動無靜
來喻謂動亦定靜亦定則可謂無動無靜則槁木
死灰矣甚害理

愚謂聖人之心動亦定靜亦定無動靜一也周子通書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又曰性焉安焉之謂聖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孟子亦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也盖凡物或動而無靜或靜而無動靜而無動者即槁木死灰是已至於無動無靜則乃聖人無妄之心也愚見如是

一傳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夫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善觀萬物之理者不于萬物于一身

栗谷曰聖人但言致知在格物程夫子釋之曰物

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豈不十分
精確若如老兄說則聖人當曰格物在致知程夫
子當曰纔明此即曉彼矣豈不是倒說不牵而近
於致良知之說矣

愚謂程子曰世之人雖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
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
學者取諸身以觀天地朱子曰理不是在外面別
爲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
方可譬如修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
物非在外愚也因孟子與程朱兩夫子之言而有

是云云若夫致良知之說則嘗考王守仁曰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與此不同朱喻所謂近於致良知云者恐萬萬不然也

一朱子曰中年以後爲學亦須愛惜精神愚謂愛惜精神亦所以爲學也

朱喻曰朱子之意蓋謂五十以後精神向衰不可太㨿出如讀書博文等工夫亦須節約乃佳竊詳語意似以愛惜精神便爲爲學恐太省約

愚謂所喻語意太省約者是矣但愚意以爲愛惜

精神所以節嗇張横渠曰息有養瞬有存苟能於節嗇中存養省察無少間斷則是亦為學非廢學而後乃謂愛惜耳盖朱子所云為學專在讀書窮理上故愚欲以存養底工夫發明朱子之旨未知如何

鄭副學書

前日獻疑數條不蒙峻却乃辱採用其末中理處又賜反復論辨此是古人之事而得見於今日感戢無已然於鄙意猶有未能十分契合處不敢不再陳瞽見以求鐫誨之益謹具别紙呈上伏望勿

以陋滞為罪而有以終教之也

第一條

蒙諭知有激而發然著箇色人字不免惹起人疑未可改之耶

第一條

聖人之忘食忘憂心專於此而不暇及於彼也老兄立文之意本與此不同且曰以樂忘憂猶有所係不著憂樂之兩忘是以夫子之樂以忘憂爲有所係而不及於忘矣庸非誤耶明道內外兩忘之言破橫渠惡外之累也初非欲泊然無心如上蔡

之習忘也上蔡曰吾甞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伊川曰忘物與累物之弊等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深味此三條可見矣至於所引明道之言及大學正心章皆謂事物之來順以應之既應之後不與俱往常教心地虛閒耳來喻所謂苟有偏係必乖中和之道是也今曰憂之者不若樂之者樂之者不若忘之者有若分別高下而以忘為極致者然然則聖人何故但曰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而不曰樂之者不如忘之者乎幸更子細思量如何伊川問明道云加一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伊川因嘆其心無偏繫尋常每怪此語可疑後見朱子語類有論此處其文今不記大意以為顔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何嘗以忘為貴耶此是上蔡所錄上蔡有習忘之病故錄得有誤以故知學者不可有愛忘之心漸入於去念之境也

第三條

說出聖人廓然大公底胸次果為無病然其立文

命意恐有過高之弊蓋程子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者猶以我爲主而說聖人亦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不如來喻四句懸空說出如何

第四條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云者語意自是圓足直謂之無動無靜則語意短促却似眞然頑然全不動靜恐誤學者若曰無動靜一也稍似分明如何

第五條

孟子之意蓋謂萬物之理具於吾身能反求諸身

而吾之所以體驗擴充者無不真實則樂莫大矣
然其話頭高故江西之學乎愛說此一句借以自便
其說至陽明則又於大學致知二字中間揷却良
之一字以為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
事事物物皆得其正矣並罪其驅率聖人之言使與
已合之罪固已大矣而其文理之顚倒繆戾又甚
焉若如其說則是為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后格物
矣但使稍通文理之人平心讀之則皆知其誤而
後學靡然從之者蓋憚其窮理之煩而喜其師心
之簡捷也若兄所云善窮萬物之理者不于萬物

于一身者自是好語亦恐微有專內遺外之意故
前日以不幸而近爲說然老兄豈爲此學者耶不
敢疑不敢疑

第六條

前云愛惜精神即所以爲學故奉疑耳今承示諭
易即以亦甚好甚好

重與鄭副學書

第一條

至人二字非但素問諸書皆有之朱子感興詩亦
曰至人秉元化云云雖不删改可無後學之疑如

何如何

第二條

来喻謂學者不可有憂忘之心誠至當之論也愚自沈疾以来頗喜養生家說常欲排遣邪思妄念以專攝養之功則果有之此錄乃病中所爲故說得如此所謂立文之意不同云者是矣但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朱子註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然則夫子之樂以忘憂盖專言好學之篤而愚所謂以樂忘憂對擧兩者而言其意固不同矣又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尹氏曰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此蓋言進學之序即程子所謂由說而後得樂者非存心養性之謂也孟子曰心勿忘云云愚所謂兩忘非謂忘其有事之心也只言其忘憂與樂無所係着之意乃操存涵養底事與定性篇內外兩忘之忘同義朱子曰心纔繫於物便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亦此意也至於上蔡之習忘即坐忘未免禪寂之病豈不謬哉大抵愚之所論主於存養而竊詳來喻以忘為極致云云乃以進學工程為言所見有

此異同幸更商量焉

第三條

聖人一視同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既爲一體則寧有物我之間哉然猶以我爲主故曰能無我則無物斷非懸空說也但來喻謂有過高之弊今欲改之曰物亦我也我亦物也故聖人無我能無我則無物未知如何

第四條

動常止謂動時心常止也靜常覺謂靜時心常覺也承上文而言故曰聖人之心無動無靜盖言貫

于動靜而一致也非謂聖人之心全不動靜也然攺以無動靜一也則語意尤明白謹依來教耳

第五條

傳曰近取諸身邵子觀物篇曰能以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蓋萬物之理具於吾身所謂觀物者反觀萬物之理也愚之所言本出於此而來喻所論乃專在致知上豈高明有未深察乎此耶

第六條

本作乃字今攺亦字來喻是矣愚竊服焉

鄭副學復書

第一條
謹聞命
第二條
果如所論然若以係着為病則樂與憂等耳不當
着箇不若字且憂樂兩忘自是休心養性之事謂
之存心養性之功則恐未然當憂而憂當樂而樂
應過心空都無一事乃是養性之說
第三條
說得無病
第四條

深謝採聽

第五條

敬聞命

第六條

可謂卒爛熳而同歸深喜深喜

敬蒙不鄙再三往復此古人之事而身親見之何幸何幸緣紙乏不免占空作字悚仄悚仄伏幸恕諒

書芝峯採薪雜錄後

文者貫道之器世之人離道而爲文華藻雖可觀亦何益於道今觀採薪雜錄富哉言乎正學高識積中形外往往有先儒所未發者眞所謂鳴道之文非後世工琱鏤者比而其詩格力亦高趣味幽遠直可以追還正始矣嘗因其言而叩其人襟度和粹表裏如玉忠厚之風一家相承無一刻核之論可見其學之有體有用而常恨其抱負之盛未盡布於世　更化之初寤寐嚮哲一朝起公爲天官亞卿公之素學將自此而大用其黼黻皇猷行

有日矣埈嘗辱公之知今見所著起敬於心敢以一言題其卷末而歸之天啓癸亥孟冬日蒼石李埈書于駱巖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薛文清讀書錄解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愚謂天地之化不息而效之者人故不息則聖息則狂狂聖之分只在息與不息之間可不畏哉

涵養深則怒已即休而心不爲之動矣

愚謂怒時心不動怒已心亦不動譬諸太空雷霆風雨有時震作而太空之體固自若也

若胷中無物殊覺寛平快樂

愚謂物非特物欲如想念憂愁皆物也旣無所礙

則心地浩然無涯其寬平快樂可知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息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天理微

愚謂天理存則為君子為聖人人欲長則為小人為禽獸學者省察之功誠不可一時刻間斷也

纔敬便查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一不敬則鄙吝即萌而不勝其小矣

愚謂心體本大為物蔽之則大者小矣主敬則蔽自去蔽去則小者大矣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愚謂青天白日是言其清明也君子有清明之德則人皆仰而見之亦如青天白日矣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道理便是窮理

愚謂居敬者居而不遷之謂窮理者窮而到底之謂非造次可能蓋收斂身心乃居敬之方尋思道理乃窮理之事纔字便字似不免容易

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孤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

愚謂居敬窮理二者不可闕一然居敬而有孤寂之病則非真居敬者也窮理而有紛擾之患則非

眞實窮理者也

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

愚謂義理與利欲相對無義理則便是利欲苟志

於利欲必無所不至

省欲則心静心静則事簡

愚謂省欲則心自静事自簡

乍存乍亡是間斷之時多也

愚謂乍存乍亡即間斷也非因間斷而後有存有

亡

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便息矣

愚謂無私則不息不息則為仁有私則息息則非
仁
惟無欲最高有欲則低矣
愚謂無欲則超於事外故曰高有欲則為物所役
故曰低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愚謂循理者廣益廣明益明從欲者狹益狹暗益
暗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
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愚謂心鏡本明塵垢去則光彩發人欲消則天理明

聖人之心應物即休元不少動

愚謂聖人之心動亦靜靜亦靜物來而順應曷嘗有動初旣不動又豈有休

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險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小人

愚謂君子陽也陽故光明小人陰也陰故幽暗以此觀之則可易辨矣

有我之私最難克貴乎剛與明而已

愚謂非明則昏塞逐物而不自覺非剛則懦弱牽私而不能克剛與明鮮有兼備故曰貴

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於外亦不得靜也惟身在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愚謂所謂靜者動亦定靜亦定不起一念之謂非以地而言也雖在稠擾之中心苟存焉則猶處靜也雖端居終日心不存焉則乃坐馳也

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繫

愚謂超然無繫者非悠悠蕩蕩無所歸着之謂君子以道義為重故能如此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愚謂人心之神即天之神也所謂善惡上與天通故善念之發祥於景星慶雲惡念之萌蘖於烈風疾雨吉凶禍福各以類應今人不求諸在心之天而欲責諸在天之天左矣

心靜能處事

愚謂非有靜定之力無以處事非有學問之功未可言靜

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

愚謂此可為學者之法然亦不得留着心胷恐反
為心害

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
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愚謂主敬則無妄無妄則誠矣

深以刻薄為戒每事當從忠厚

愚謂刻薄之甚未免為小人忠厚之過不失為君
子

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愚謂寬以容人法乎天也厚以載物法乎地也

不可乘怒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愚謂怒而多言快而易事者為血氣所乘故也主宰定之則無此失矣

須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難繼
愚謂包含不露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無餘味

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
愚謂惰以心志而言輕以言動而言心志內也言動外也謹乎內所以制乎外也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天下古今之書猶無益也

愚謂學以為己若不為己雖多奚為先儒言纔學便有着力處既學便有得力處不是說了便休今學者讀聖賢書惟資口談不能實踐則於自家身心上了無干涉與記誦詞章者何以異哉

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愚謂為學而不能有得乎身心則措諸事業者鹵莽而已烏足與論於政治乎

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定矣得失而喜怒生焉是猶累於外物而心未定也

愚謂心未定則為外物所動故得失而喜怒生焉

若心定之人得亦定失亦定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何喜怒之有哉

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愚謂君子小人之分於此決矣其操行之善惡心術之邪正不待他求而如白黑氷炭之易辨欲掩而不可得也

看來學者不止應事處有差只小小言動之間差者多矣

愚謂小事差則大事可知君子於言動雖小必謹為是故也

愼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愚謂語言不愼則招禍飲食不節則生病故曰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象山謂人讀書爲義外工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若如其說亦有不流於禪者

愚謂象山此論純是禪宗非特流於禪者學者所當明辨也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在此

愚謂凝重者有德有德斯有福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愚謂收斂者或難於充拓細密者或闕於廣大深
妙者或欠於高明故云
傲則仰慹則俯邪則敧正則平
愚謂有諸内者必形諸外即此足以觀人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色辭者則其所養可知
矣
愚謂人如此者其無所養可知
目之逐物最能喪德四勿以視爲先
愚謂目逐物而心從之故曰其機在目如目不視
惡色亦以視爲先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不信之矣

愚謂輕言戲謔者必非誠實之人言出而人信之信在言前故也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爲之不可因人言以前郤而易其所守

愚謂因人前郤而易其所守是不能自立者也然若無實見得而自斷於心則所行必不當理其失亦大矣

大者不察掇拾小者以爲之不知類甚矣

愚謂局於小而暗於大者其見識小故也

識量大則毁譽欣戚不足以動其心

愚謂先儒言識進則量進識固先於量矣

無行可悔則德進矣又曰無行所悔最爲難事

愚謂無行可悔行寡悔也無行所悔不貳過也

持己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

愚謂敬在持己上主於中者也謙在接物上見於外者也持己以敬則接物能謙非兩件事也

自敬則人敬之自慢則人慢之

愚謂君子所尊者道所貴者德道德在身則人皆

敬而尊之則而象之是自敬也不自敬則是自慢也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爲之加喜雖毁謗之侮慢之亦不爲之加沮

愚謂不以稱譽承奉喜者自守者也不以毁謗侮慢沮者自信者也然自信者以己有可信之德也自守者以己有可守之道也能有以自信然後有以自守矣

和而敬敬而和處衆之道

愚謂能和者或不能敬能敬者或不能和故曰和

而敬敬而和

常充無欲害人之心

愚謂無欲害人之心即惻隱之心也能充之則仁矣

處事尤宜心平氣和又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愚謂心平則能熟思氣和則能緩處熟思則斯能得其當緩處則亦能得其情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

愚謂持己以敬爲遠小人之道所謂不惡而嚴者

也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

愚謂以誠感人人猶有不服者況以詐乎

欲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處一一能謹或少過舉矣

愚謂事有大小理無大小人於細微處一一能謹則推之大事自然合理而無過舉矣

處大事識爲先斷次之

愚謂非有學力不足以言識故識爲貴斷次之

作官一事不可苟

愚謂一事苟則其餘皆苟不獨作官如此居家亦

然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愚謂必有過人之力量斯有過人之事功故爲人不能爲則易忍人不能忍則難

存諸心者不離見於行者不離措諸事業者不離形諸文詞者不離斯謂眞儒矣

愚謂存諸心者既離則見於行措諸事業形諸文詞者無不離矣數者皆當以心爲本

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

愚謂無欲然後可以見道見道然後可以入道

文中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

愚按此言本晉謝混之言蓋同則易至於害正異則易至於傷物故云

愚嘗閱薛敬軒讀書錄一書喜其所言簡而切着尤惓惓於主敬寡欲之方因抄若干條并附妄見目曰讀書錄觧庶幾闡明敬軒之餘旨云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題蔡子履心法論後

蔡曰心包性情百事出焉云云

愚謂先儒之說心法詳矣毋容置喙然妄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遂通性之情也性即心之體情即心之用心與性固不可分而言之而心爲人身之主宰故横渠謂心統性情統是統會之義而朱子又謂心包性情包字則如以一物藏貯兩件物者然未知如何且心本無事事至而應者也事從外至非生於心者也今不言體用動靜而直謂心包性情百事出

焉則似欠曲折

蔡曰孟子言必稱堯舜而不復論心法之體用以子思前焉故也

愚謂孟子之言性善即是未發之性而爲心之體言四端即是已發之情而爲心之用近乎李氏所謂孟子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爲善其說蓋出於子思者是也

蔡曰孟子之求放心爲當世鹵莽人發也

愚謂求放心乃學者用工初頭所論似然但所謂有放心而不知求者指衆人而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者緊言爲學之要退溪先生云求放心淺
言之則固爲第一下手着脚處就其深而極言之瞬
息之頃一念少差便是放此言甚矣
蔡曰求放心之求乃收斂之謂而栗谷以此意反
求之求曰求放心當於未發前求之又甚已放覺
求之斯言病矣已放之後則求之可也未發心存
寧有可求也
愚謂心者活物也一念之頃或升而天或降而淵操
存舍亡保守甚難故學者須以持敬爲主存養省察
交致其功使此心常存而不令昏昧放逸以至乎

誠明之域此正學者上達工夫也蓋求者非必求在外者也乃點檢省察之義心有不存焉則思所以提斂心既存焉則猶恐其或逸此即朱子反求而之意與傳所謂動必求諸身之求同矣

蔡子覆者名禎先時號高尚之士而今觀所論則不甚精透又其所見頗有偏滯一不通之處至以朱子之言為有病蓋其學粗聞存心之一邊闕於涵養省察二者未曾用工而之為是又論其習甚矣余故拈出而辨之

之

愚謂約即約束之約約之如束物然束之又束猶恐失去蓋言守而不失之意如此著功然後可以推至於十分地頭程子所謂約之乃是收斂向裏之意與此少異

註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

蔡曰無偏倚一句不言性而遽言中語涉欠闕此句上當有渾然天理之語苟非心全乎德性何所指而言中

愚謂未發之中即性也自戒懼而約之至其守不

失皆致中之事雖不拈出性字似無欠闕之疑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蔡曰此章引伐柯之詩以喻學道言伐柯者不知其則不遠而以為遠猶學道者不知道在其身而以道為遠也註以物無知覺而人性皆善特以意起曰柯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人道則彼此一體非柯可比其間措語委曲丁寧煞殊失孔子取譬之意且孔子深慮學道者以道為遠而息於所從故教不遠人改即止焉夫人之與人

題蔡子覆中庸集傳賛後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註隱暗處也微細事也

蔡曰以上文防於未然推之此所謂隱微蓋指心上善惡之幾也

愚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承上文不睹不聞而言其所不睹隱也其所不聞微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蔡曰既已戒懼不失本體故謂未發爲中既已慎
獨發皆中節故謂已發爲和
愚謂既已戒懼作既常戒懼既已慎獨作既常慎
獨方見君子常存敬畏體道不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註自戒懼而約之
蔡曰戒慎恐懼所以守心哀樂未感本體炯然與
時奚丕顯心法契合初非學者求放心事也約之
之功將安所施程子釋求放心曰約之使反復入
身來云約之蓋謂收斂得非語低乎約之當曰守

道雖同身有彼此以人治人以柯伐柯亦何異焉

韓鳴吉論此章深得其旨

愚謂此因上文之言引喩而明之夫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譬如以此柯之揉度彼柯之揉未嘗有異其道不遠人者可見而由不能反求故視以爲遠惑矣道本不遠於人能改其惑則道在是矣故曰以人治人改而止下文忠恕違道不遠之恕字最爲切着所論物無知覺以下語頗未瑩至於人之與人道雖同身有彼此云者尤未妥如何如何大槩程子註說似爲明白宜審觀之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註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

蔡曰註意曉不得妄謂誠者自是生成之理道者自是當行之道自自然也言無所作為論語亦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下文始言誠之之事

愚謂自者不假人為之謂不誠無物故曰物之所以自成非道弘人故曰人之所當自行按音義曰道也之道音導又韻會曰道由也禮記極高明而道中庸音導蓋所當自行云者釋自道二字之義與道問學道中庸之道同今謂自是當行之道則

未安
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蔡曰此章無息不息以誠而言悠遠博厚高明以
道體而言悠遠以下決非言用也觀下文承接之
語益復無疑
愚謂自至誠無息至博厚高明蓋推言至誠之極
與天地合德故曰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其曰與天地同用乃指載物覆物成物而言非謂
悠久以下為用也仔細參究則可無疑矣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蔡曰嘗讀傳註釋廣大四句之語而竊疑焉敢以
妄見補之曰志欲廣大而析理必研其精微識欲
高明而處事必依乎中庸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
敦厚為質而文之以禮蓋廣大高明各有所指而
今以不蔽於私意為廣大不累於私欲為高明且
新知舊聞皆窮理事而轉溫字為涵養屬於存心
人之博厚者多略於節文故以崇禮為言而今曰
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等說何如韓鳴吉論此章曰
尊德性道問學雖為下四句綱領必欲就四句皆

作上下截分屬則鑿矣此其心得之言歟
愚謂此段所見儘好韓久庵所云不當作上下截
者似是但志欲廣大識欲高明云云志欲與識欲
等下語恐未穩妄意以爲致乎廣大者或失於精
微極乎高明者或過於中庸故云爾新知舊聞皆
致知事不當分屬是矣至於敦厚以崇禮妄意人
必有敦厚之質而後可以學禮敦厚是質禮是文
也敦厚以崇禮之以字蓋有意焉且此以字與上
四而字有異恐不宜作兩截看耳大抵此等處雖
或可疑非愚淺見所及不敢多贅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註夫豈有所倚着於物
而後能哉

蔡曰此倚字自第十章中立不倚來所謂不倚是
中也中庸一書爲中而作故至此收拾變文以結
至誠之極致言知行皆無過不及之差也註添一
物字諸家從而解之而物字無可指言或以爲不
倚於心力或以爲不倚於人是果近似乎
愚謂此章立天下之大本即天地位焉者也知天
地之化育即萬物育焉者也此之謂致中和此之

謂達天德與之謂與天地參所云至誠之極致是
矣倚着於物只是釋倚字之義當與不偏不倚之
倚同意其曰不倚於心力不倚於入似未恰當若
謂不倚於一邊則如何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註肫肫懇至貌
蔡曰懇至二字有形迹非可以語至聖淵微之德
也呂氏欲以渾厚釋之史記賛堯曰其仁如天此
亦渾厚之意

愚按韻會諄通作肫諄至也誠懇貌故朱子釋之
如此呂氏渾厚之說未知有所據耶其仁如天即

浩浩其天溥博如天之天乃廣大之意論語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是也

附管見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君子慎其獨也註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愚謂其者指己而言己者指己之心而言邵康節云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蓋心者神之所舍也人心之神即天地之神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是已戒慎之慎與

愼獨之愼其意一也

君子依乎中庸

愚謂依者不離之謂即首章道不可須臾離之意如嬰兒之於毋魚之於水是所謂依也上文索隱行怪與半塗而廢者皆不依乎中庸者也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註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

愚按爾雅螺蠃一名蒲盧乃細腰蜂也韻會曰詩註蜾蠃蒲盧也蒲盧取桑虫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程子云告於人者非積誠意不

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
按章下註引家語曰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
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
取人以身脩身以道云云程子之言蓋以此也蒲
盧之盧非蘆葦之蘆字而沈括以爲蒲葦何也豈
因上文地道敏樹而爲之說歟然朱子捨程而取
沈必有其意愚竊疑之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註固猶實
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愚謂固者眞箇極盡之謂二十章註寡人實固乃

固陋之義與此不同其孰能知之之知似是承上文知天地之化育而言蓋聰明聖知達天德者有至聖之德者也非有至聖之德則不能知至誠矣道之極致鄭氏所謂唯聖人能知聖人恐未免泛說耳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愚謂中庸一書終始無非發明天字首言天命之性中言天道末言上天之載蓋無聲無臭之天載即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且篇內曰高明配天曰溥博如天以至浩浩其天則聖人即天天即聖人

一而非二也雙峯饒氏乃謂聖人與天爲一是則二而一者也愚猶以爲未盡旣曰其天則至矣盡矣而於此又以無聲無臭結之卽夫子天何言哉之意所謂無極而太極是也

愚少時及聞先生長者之餘論從事於格致誠正之方而未少有得焉至于中庸雖粗習句讀其義則尤昧昧如也每自念髫年志學白首無聞未嘗不嗟惋顧無明師友孰從而咨之今權吉川仲明公以蔡子嶺所爲中庸集傳贊十條見眎愚旣卒業喜其所論出尋常科臼外雖間

有所不合用意亦勤矣或以為先儒成說學者所當尊信唯患其不能精究不宜妄生意見愚謂此言似矣但章句一篇朱子本會衆說而折衷之者其序文曰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夫以朱子之殆聖尚不能無疑況後學乎此或問之所以作也然則其間訓詁之有可疑處反復商確以求了解乃所以尊信而亦學問思辨之一事也茲敢不揆庸陋略與辨析并及管見之一二庶幾講明朱子之旨以竊附於或問之義唯是欵啓寡聞深恐得罪於世之君子幸恕

而教之

謹按程子曰不偏之謂中　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所謂不偏云者固兼動靜言之而朱子又加之曰無過不及北溪陳氏遂以中和之中中庸之中分而兩之似涉可疑夫存諸中而未發於外之謂中發乎外而不戾於中之謂和發與未發動靜雖殊而中之體固自若也靜常不偏動亦不偏渾然一理而已程子曰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然則時中之中亦與未發之中一也又

程子曰不易之謂庸朱子曰庸平常也所謂不易云者不移不變之謂韻會云庸常也和也常者亦常久之意惟其常守而不失故能發皆中節而無所乖戾篇內不息則久久則徵註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即此意也朱子乃以平常釋庸字蓋慮學者不識日用常行底道理視中庸為高遠難行故特以此引誘後學耳然與程子不易之訓必異未知如何

又按程子曰天地之化雖浩蕩然無窮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久之道所以為中

庸也又曰天地所以不已有常久之道也人能常於可久之道則與天地合所謂常久之道蓋亦指中庸而言也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秉燭雜記

通書曰聖誠而已矣愚謂天道亦誠而已矣聖人與天爲一以其誠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善惡萌心終著於事喜怒在心先發於面不誠之而欲掩諸外其可得乎

程子曰不深思則不能造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愚謂今學者讀聖賢書講解義理非不詳且盡矣不能久存乎心而有所踐履者無深思自得之功故也

先正曰學欲愽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愚謂愽者容流於雜約者易歸於陋雜則不可謂愽陋則不可謂約學者所當致察也

先正曰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愚謂處靜易處動難此學者之通患苟非誠明兩至動靜合一者孰能與於此哉

朱子論為學曰當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愚謂學者於膠膠擾擾時便思截斷嚴整最好

朱子曰為學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筭後也愚謂別生計較思前筭後者只是意不誠故學以誠意為貴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愚謂人能以心為師則其嚴恭寅畏自不能已張子此言足為後學之師矣

朱子曰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走作愚謂人皆有是心而識得其心者蓋寡矣

司馬公曰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為愚欲加之曰友而無益不如不友生而無益不如

不生

聖人之言不得已也故言簡而理明衆人之言可已而不已故言愈多而理愈晦若此者無用之贅言也不言為得

程子曰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愚按此本易繫語形而下謂自有形而下也形而上謂自有形而上也韓昌黎原性云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與此語意自別

程子曰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愚謂繫辭之文如此而歐陽公

以爲繫辭非聖人之文其所見殊不可曉
西銘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愚按申生乃雉經而死非烹也今曰待烹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物有彼我而理無彼我時有古今而道無古今故曰以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推是而反之於身心無不同者故曰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
邵子曰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愚謂無心過則無身過故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天地之本起於中而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人心之中亦一天地也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也

邵子曰形可分神不可分愚謂形有質故可分神無方故不可分按形可分三字本關尹子語

邵子曰日入地中構精之象愚謂日者陽精陽入陰中故取象如此

邵子曰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愚謂悲喜在物而不係於心故發而能中節

邵子曰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愚謂民亦物也生之者天而使民遂其生者聖人也此所謂參天地之化育者也

邵子曰聖人利物而無我愚謂聖人無我故能利物

朱子曰神伸也鬼屈也愚謂申字上出伸而上者也鬼字下曲屈而下者也古人命字蓋有義焉

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愚謂天以自然為體以不息為用即所謂道也濂溪先生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斯言盡之矣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愚謂以其相軋故光生焉以其相擊故聲出焉

易曰鼓萬物者莫疾乎雷愚謂雷者所以生物非殺

物也夫使蟄虫振發草木怒生皆雷霆之爲也

朱子曰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愚謂莊周言天蒼蒼非正色說得粗朱子言黑淬淬爲正色見得精

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愚謂聖人能無爲而化則亦天地也有心而有爲者賢人之事未至於聖者也

程子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愚謂人能見得至於不可言處乃眞見道者也

纖惡必除盡善者也絲毫不盡則未盡善矣

上達者上而不止達乎天理下達者下而不已達乎人欲

無我則公有我則私故君子為學以克己為先己者有我之私也

以海漚之起滅譬人物之死生最為切着觀乎此則知死生之說矣按浮漚之喻出張子正蒙

邵子曰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也愚謂天之使人窮餓思愁拂亂其所為所以鍊人人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以鍊己人之鍊己當如鍊金鍊而又鍊益致其精鍊而不百不得為精矣

張橫渠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愚謂動物之有呼吸亦陰陽升降之為也動植雖異皆不外乎陰陽

三 闔闢消息其理一也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為神以其申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愚謂神者陽也鬼者陰也人至中年陽長而神氣勝中年以後則陰長而鬼氣勝此陰陽消長往來自然之理也

李道純曰三易者一天易二聖易三心易天易者易

之理也聖易者易之象也心易者易之道也
息者消之始消者息之終春而夏歲之息也秋而冬
歲之消也無而有物之息也有而無物之消也未
有消而不息之理息而不消之物
關尹子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
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愚謂聖人法天之大而
無所不覆體日之明而無所不照以其無私故也
揚誠齋曰君德體天天德主剛君剛則勇於進善決
於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果愚謂君德以剛為貴
然拒諫自用非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夫剛豈

易言哉亦豈惟人主為然

古人曰欲治其疾先治其心使疾者盡去心中一切思想以我之天而合所事之天則心君泰寧疾病自然安痊愚謂此言儘好然治之於未病之先則為力易治之於旣病之後則收功難故君子平日存心養性之功不可少忽也

朱子曰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靜也愚謂當思而思者為思之正不當思而思者為思之邪胡思亂想固是不靜苦苦排強抑亦是不靜詩所謂思無邪以此

邵子曰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蓋心即道道即心

朱子所謂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是也

程子謂心有主則虛蓋有主於中則私欲不能容故曰虛按張子曰心之不能虛由有物所謂物非特物欲如想念憂愁之類皆是

程子謂有主則實蓋有主於中則外邪不能入故曰實按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是也

先正云學莫貴於自得愚謂學而有得於心者謂之自得苟無深思力踐之實而資口說以為知則終

不能有得乎心矣

朱子曰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愚按此朱子引揚子之言也星者人事之影人事之得失而星象應焉晷字甚新

真西山曰揚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愚謂所謂其言者蓋指法言太玄之類然劇秦美新亦揚子之言也好深湛之思而若是何耶蓋其明不能燭理故也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傅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二而學之明其在我者而已愚謂明其在我者

明其明德也非有窮養達施之學者曷能與此
文中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
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愚
謂樂天知命窮理盡性兩款乃易繫之語而陶靖
節辭曰樂夫天命復奚疑惟其不疑所以不憂
許魯齋曰汲汲焉毋欲速循循焉毋敢惰非止學問
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斯言信
矣夫速則傷促迫惰則棄前功其不能成一也
利害者得失之本得失者成敗之源人皆趨利而避
害務得而患失能知利之爲害害之爲利得之爲

失失之為得者鮮矣

善除弊者不去弊善治疾者不去疾苟驟祛而暴改之未有不反受其害者也故善除弊者除而待之以漸請其弊源則不勞而弊自去矣善治疾者寬而養之以漸攻其病根則不勞而病自去矣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朱子曰程先生有功於後學最是敬之一字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愚謂敬以直內本出於易而唯程子拈出以示人為萬世心學之綱要可謂至矣

朱子曰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愚謂

今人讀書只為作文故以文字漫看而不能體認
若不能體認則讀書何為先儒所謂學者先學文
鮮有能至道正坐此病也
福過則灾名勝則禍故曰福不可使盈名不可使侈
朱子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愚謂事當耐
而不耐則必至於悔尤不當耐而耐之則必至於
苟且其間不可不審
王慎中云壯而好學命之曰日出之明老而好學命
之曰秉燭之光按此言本出師曠真善喻也
人皆知學之可好而真能好之者甚鮮人苟無好學

之心則雖以孔孟為師亦未如之何矣

薛文清曰學至於心中有一物則有得矣愚謂有一物者有所得也得者有主於中之謂也

富貴在天故求之而不必得道德在已故求之則無不得然人皆求在天之富貴而不求在已之道德豈非惑哉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周子之說也朱子曰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去生字蓋有意焉

古逸書曰氣趨東南文章太盛是天地一病愚謂以

文章為天地之病則人之有文章亦人之病也陸龜蒙曰人病而後大奇發於文彩者是也

朱子言五行曰金木水火土云而以其生之序言則曰水火木金土以相生為序則曰木火土金水亦曰水木火土金以相尅為序則曰水火金木土其稱不一矣

道家有三住之說謂心住氣住神住也明道先生以為其要只在收放心可謂約而盡矣

許魯齋曰萬般補養皆虛偽只有操心是要規愚謂此言主於養生而養德之要實不外此故呂東萊

曰養生養心同一法也

一進一退者易也以退為進者老氏也以退為進則入於術矣故知進退存亡之道者唯聖人為然

薛文清曰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愚謂失其本心故有意悅人有意悅人者無所不至

老子所謂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此言甚善可為學者寡欲之方也

邵子曰閑而不清是一惑老而不歇是二惑愚謂老而不歇猶是惑病而不休尤大惑若余者既老且病而不得休歇惑又甚矣

胡五峯曰能攻人實病者為難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愚謂我能虚受則人能實攻然有實病而能受實攻者尠矣果何心哉

善人之為善也如仁獸之為仁惡人之為惡也如猛獸之為猛皆不待勉强而為之者也

古人有言萬分廉介不過小善半點貪婪便成大惡吁可畏哉

胡五峯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愚謂無欲則可以入道有欲則難以語道汲黯謂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義有見乎

此也

人之褊急輕躁陰險慢弛皆氣質之病最所難變人必克去此病方可進道故學者以變化氣質爲第一件事

邵子曰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愚謂能循天理動者動以天也故曰造化在我

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愚謂思慮未起寂然不動時也故君子愼其幾焉

薛文淸曰英氣甚害事愚謂英氣非害事有英氣而無學力則不能帥氣而反爲害矣

張子曰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愚謂道隨身出以道殉身也身隨道屈以身殉道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愚謂子羔未學而為費宰孔子以為賊夫人之子以此觀之謂學而優則仕可謂仕而優則學不可

朱子調息箴曰氤氳闔闢其妙無窮誰其尸之不宰之功愚謂不宰二字非獨調氣為然於存養工夫最為喫緊所謂心勿忘勿助長是也

張子曰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愚謂學者於一息一瞬之頃存養如此則能有所為而有所得

矣

心為天君其說本出荀子

無極二字始見於老子

人身與天地造化無有一不同處故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是知人身之中亦具一天地矣

以心應事如鏡照物物來則照物去而鏡自鏡事至則應事過而心自心以其靜定故也

薛文清曰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愚謂學者須以聖人為準學而不至於聖人則不止

人能立志如此則開卷便有益

先正曰物我一體但有親疎遠近之差耳若分彼此便非大理所謂天理者公而已矣

心者神之舍也心之神發乎目而能視目視則心動心動則神移故曰目不亂視神返于心神返于心乃靜之本

天理人欲如陰陽之相反此長則彼消彼長則此消故學者須是克去人欲以復天理

延壽書云戒多言損氣以全其壽愚謂多言不惟損氣最損德性全其德性則能全其壽矣然則多言

豈特養生者之戒哉

古人曰攝生之要在去其害生者而已愚謂人皆知酒色名利之害生而不能克去故去欲爲養性命之本也

先正曰意纔有向便失其正愚謂存養未至卽有斯患意誠則心正矣故學者省察之功所不可缺

言心聲也故卽其言可知其心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子曰辭達而已矣達者達其心之所存也蘇東坡云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見得恐未透

靜者動之基動者靜之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觀乎

動靜而萬事之變萬物之情盡矣故君子靜有存
動有察
按嘉靖皇帝製敬一箴以爲人心之德匪敬不聚匪
一不純云蓋敬則一矣一則誠矣其示心學之要
至矣
王世貞曰王充賤儒也嘵嘵然敢於非聖是寧免於
先王之誅愚謂弇州之罪王充似矣而觀其擬古
詩云虞帝小鰥夫虛名攘唐祚西伯老兗翁脫身
羨人賂其敢於非聖孰甚焉
養生書曰心靜則息自調靜久則息自定又曰心主

予息息依於心愚謂靜坐調息於修養法中實係主敬工夫故程朱二子皆有取焉不宜以外道視之

書者益人才智故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二日則有二日之益苟讀書而無所益則何用書爲

古語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此言言可無而食不可廢也然君子時然後言則何不可之有

呂成公曰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愚謂此言非特爲學工夫亦養壽命之方也

郭仲晦曰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煩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況於人乎朱子謂此言洞見天地萬物之理愚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也

上蔡謝氏曰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云愚謂此言是矣而似未詳盡所謂桃仁杏仁之仁非指其核乃指核中之心而言故凡草木之子總言之則曰實實之有核而核中之心謂之曰仁如葵仁柏子仁郁李仁酸

衷仁之類不可勝中之心而有生意者也即此而求之人心之仁亦可見矣朱子曰仁人心也北溪陳氏曰仁者心之生道也

論語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按程子云人之性果惡也則聖人何為能反其性余謂觀此則性善之言雖發於孟子而實本於孔子也只言性之則性之本善可知

張橫渠曰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蓋目視高下而心之敬傲可見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敢忽慢矣此言

學者最宜體省

程子曰方說而止節之義也盖兊下坎上爲節兊說也澤也夫說則易流如澤之流遇坎則止故取義如此

傭丐之人囊乏一金而得一醉飽則快然自樂以爲過望富豪之子居積萬金而遑遑求利如不及曾無一日之樂豈其智不若傭丐之人哉由失其本心而不知足故也

周子曰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愚謂今世之不尚師友也久矣遇師而不知所以師有友而不知所

以友故愚者益愚而無可爲矣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七